九華集

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九華集卷二十一

宋　員興宗　撰

眉山因禪伯

眉山因禪西歸稽首九華居士覓圓泉句以孟龐居士云吾多病多瘦多忘無句可覓因嘯詩渠恭奉冬日不敢覆盖耳

有因無因南來西退此路不屬離微觸著虛空便碎若

人歸去問新奇拈出石頭幷土塊

靈隱遠禪師偈

其不言則寂然不動古塔無縫其或言則天地爭田疾風迅雷時乎不渾護强中擒吕布神乎不盖藏萬衆取顏良信此阿師或語或嘿一弛一張真能破圓悟之骨髓而掐臨濟之脊梁乎不然則老老大大鉢盂中走馬而不蹭針孔裏過箭而猶强也

祖和尚九夏供主偈

禪師印兄請九夏供主而祖其一也治行索歌或詩或記或序九華曰吾病少韻吾何詩吾言賤簡吾何歌吾揣事不知紀前不知載後何記何序祖曰恣夫子之所以九華稽首為說此

上人奇特現希有願以身心遍塵刹將遊族姓及貴奢漸至諸戍陀羅等一切納縛諸精饌庶以莊嚴上妙供布施受施等虛空是雖名施無施者譬彼優曇鉢羅花

旋開旋合見殊勝而實無能開合者是諸喜捨心不著
遠分別境亦如是我說是人獲福報等金剛玉堅不壞
隨圓隨廣不住施如迦諾迦所有色稽首蜀峰無學尊
為現種種作証據聖心不動心遍滿是則施者真依仗

眉山源和尚偈

眉山源凡嚮者共為中巖雲月之遊今歲事
荒老矣得再見於都城頂門赫赫贊嘆不及
源又請言分之偈復此露布

舌奮兮南箕身藏兮北斗諸方快把雷電此老更解赤手若非白雲派下跛脚驢即是佛日庭前喪家狗

照上人化創三教殿偈

上人照欲於元帥故基建三教殿并望嵩閣棟幹椽礎仰來施者九華居士負某為說一偈以唱衆

大道夷夷非北南東能所既立則亦相攻孰體其初我靜屢空如百千燈亡照不通如萬竅怒鼓以一風非三

非一理遺則融破若附離惟道人嵩日照有稽且柱且墉三聖淵淵疇將無同我非摽人人則我從茍謂不然識者其恫

九江演老偈

疑甚之字品字直恁橫說豎說一味起蠹苴十分呈醜拙乃其臨濟兒孫至子孫殃咎不歇諸人更欲即此形覔此心大似仰虛空而釘橛

疏文

大悲閣化疏

佛滅度後閻浮提衆生慳吝鄙忍增長上病有大醫王大悲菩薩對病為藥藥去病已實性實住曾無有相何見有我以無我故眼目臂指一時都捨然此菩薩是中雖捨實無捨者何以故衆生妄執顛倒想故今是某人發大誓願起平等心作是莊嚴而汝諸人見如斯事起平等施常如大士即捨非捨諸妄盡滅是名第一希有功德

為洞元通一大師宋清惠設酒供疏

伏以米父麴而麴父米生乎甚真卿君我而我若卿動亦忘趣既一生之可了縱百榼以無餘方兀兀而理觴漸融融而似道恭惟洞元通一大師德充至味妙嚥天津投醪招絳府之醇嗽液小玉池之潤聽此風而議所以興謗何傷人皆勸而獨不聞泛觀不礙似亦非醒非醉豈論中聖中賢江南里唱白銅鞮肯銜其濁蜀道旁通小有洞咸挹其真混沌斯遂瀹溟且竭

轉玉屏大藏疏

法語如倚天劍衆目騰輝正眼猶靜月輪萬波分影言無住相用即隨緣舊傳玉屏之峰特秀金僊之地空山埋照誰窺寂照之功古佛更生久説無生之話故寶笈得脱蛟涎之蠹而瓊文遂放鼇嶺之光事不偶然意有定數衆令雲集千燈安可覆藏語出雷音三藏斬新拈過式資妙施共作偉觀

宗印化出家疏

鬚髮種種是煩惱根般若頭頭真智惠炬欲洗一塵之障願披三事之衣望為周圓共諧勝果

胡道者化出家疏

盡大地具一正眼參學何施彌法界傳六祖燈擬倫不及直下便求剗草何妨先趣非家共證有緣人同占無盡報

蔡道者化出家疏

選佛當勇選名當退拈花一葉人中人剗草三更會不

會蔡道者無自悔染衣將相即法王觸著須彌百截碎

雜著

求心

儒之師者皆師聖人師聖人者不如師其心蓋師聖人而得其心心得則雖不必聖未嘗不近聖也失其心而師其言雖謂於聖人有得而實無得也夫先王之道滿門然聖人傳之至諸儒失之何也知求聖言不知求聖心也故學者之學莫非求心何者經之光華可以言遇

而不可以言執也執之而求聖則聖淺矣揚雄無得於論語而借論語束晳無得於詩而借詩陸長源無得於易而借易王通無得於書禮樂而借書禮樂彼不得於心而大為之名故賢者識之而譏之不賢者不識而惑之嗚呼是於聖人之門求言過而用力微若舉一羽之不能而謂能負九鼎也哉

觀物

九華曰鑑之觀象也不隱萬物之形故物無遁形聖人

之觀物也不異萬物之情故物無遁情聖人非好異觀
乎爾也天其穹乎亦物也地其施乎亦物也萬物之物
亦物也人我之相物亦物也是以聖人不以我觀物而
以物觀物既以物觀物則天地之始不異萬物之始萬
物之始不異一人之始故曰天地之道萬物是也萬物
之情一身是也聖人之善觀者能不遠物而已矣人之
以物而遠人不可以為善觀聖人則一切致意焉萬物
之相埏悠然出遂然生休然止者是物也植物之初受

物以形載物以性備物以體形不可盡故聖人觀象以盡形性不可達故聖人觀理以達性體不可備故聖人觀數以備體形也性也體也物之所由起也象也理也數也所由觀物者也聖人至於是極矣

與僧悟純道者思一字說

有思則衆生相無思則瓦礫相必也有思無思然後離相有人于此不觸而思思而一即為證道之候矣悟純道者既以純自名由悟涉入當有造於思一者雖然純

由悟入則純由得而見也思不離一一不離思則三世如來亦覷不著矣純勉乎哉隆興甲申春二月晦九華子書

禁溪祠

啟母之賢史稱靈見乎石矣啟母固賢也靈見於石啟母何小乎子胥赴江韓氏稱其靈著為怒濤矣子胥固怒也何乃遂激為濤乎湘妃之淚唐人稱斑綴於竹矣湘妃之淚固有也何乃色變於竹乎此皆世儒辯家樂

大為之名以神其廟以釁後來或者信之故淫祠之類由此而蕃也晉魏以下治象飭材丹漆告具類無可名者故江東之項氏西蜀之望帝岐上之杜伯嶺海之翟母金馬之靈碧雞之神淫名越號皆非記之所謂有功於民以勞定國能捍大患而在祀典者也

墓誌銘

李日昇墓誌銘

李日昇者吾同鄉人也據李氏家牒九世祖廷翰通判

登州本簡人徙居於陵陽之仁壽世隱畎畝日昇生七十有四卒於紹興之乙亥葬以辛巳之冬墓於所居之里所先是日昇有子德輝蚤世獨嫡孫邦光侍養後前常誨之曰來汝能法我力詩書以藩吾門吾志樂也令里有通儒冐親之於是歲已巳邦光執贄拜吾廬下承奉萩水恭甚三返吾竟以諾久之予因問問邦光翁為人何若曰翁平居不易言不以事不造公寺喜讀書樂於耕事予即嘆惜謂爾翁所為者當與若共效之後偕

二三子即翁壠上見其執意力耕勵志不怠則曉之曰老父而歲往矣何至苦身甚勤如此翁曰吾聞之天下之事為者昏昏則報者沒沒豈文事固然耕事獨無然乎吾喜其言退謂二三子曰之人乎誠愿人也昔漢盛官儀於竟陵百姓聚觀漢陰老父獨不觀而耕事不輟也彼老父者豈以天下紛華之動而易吾耕事哉彼其中則有處也今之人華顛在畝畝不易操殆有漢氏之人之心乎二三子其識之後七年卒邦光求屬予言而

為之銘曰
仁而壽晦而勤卜於斯固且寧

左奉議郎致仕貟公墓誌銘

貟氏自唐半千而次咸有代序具家牒興宗鼻祖任城令君諱延禀資夷澹嘗習道論於陳圖南所圖南者高世士所謂希夷先生者也希夷為人師友造化草芥視諸公貴人者一見任城遇之謹每謁入任城未嘗不趨風而庭執禮恭甚最後告歸蜀圖南出一編書遺之曰

子誠去我矣乎我亦有以遺子矣子勉之無病負宗之無人負宗有人焉子率禮而不越韜德而不耀是不三世子孫其殆有興者興則衣冠世冎冎矣是書所以志也任城因避席再拜敬承其遺以去徐田發其書蹤跡之古方書也任城竟老於三嵎以死死二世生曾伯祖諱安輿次諱安宇皆以學自力登進士第而安輿者字文饒詞最高偉大儒蘇洵明允文同與可皆與之定交此兩人者立名天下於世無所推第獨敬尚文饒甚備

與可嘗曰文饒樂府高處當苗裔騷人抗衡張籍何適
令人也當時通人稱謂其嚴類此官終屯田員外郎子
子思亦第進士安守終朝奉大夫知眉州眉州生石石
生公公諱南圭德温其字也常出從父當晝幼開敏
得經史之讀有不煩切諭者里之長老憐異之雖童子
朋遊例不敢狎以語未冠偕羣從出觀所謂家校者文
籍放紛退忽忽不樂曰嗟夫東里圖書先世所以業子
孫也獨奈何不業於是而飽嬉於是負宗豈欲終已耶

且先友二公格言謂何令不吾逺而陳先老人之教亦不吾欺也羣從知兔沐浴所聞則可矣公自是歸居極意經言一以夜日經明有司第其文為貢士選首盖宣和三年也尋試禮部報罷則奮曰果然吾命其有制哉凡在我可以自盡在天可以自安非有司能枉我也吾寧掉談舌從容為大梁布衣不能歸下里飾小説希縣令矣因留太學久之遊道日困勢人貴倨無能器之者獨何丞相兄弟善視焉丞相者亦三嵎人文縝也時官

中書舍人在鄉校雅故知公至是禮遇甚恩一日笑謂公曰子吾故人也故人欲通至言何如公曰請受命文縝曰聞之時趨之士就學者有方就祿者無方今京都縫掖牽連求合用此道也德溫儻亦有意乎吾欲羽翼子名以就子也公矍然應曰嗟嗟我何為至是舍人素所以友我者必將有以取我也今不察其行孚其心所取我者獨何與盖君子達道以充位於位猶避也道則不正何所觀赴位則不正何所則效士叛操履而托名

於氣力之門士亦安以為也舍人休矣文績嘆曰德温之見至爾乎始吾以子樂易可友今知其可畏者也丞相以故遇公過平生居無何公病而西丞相竟當國公閉户追條舊書不形纎芥媢傳之意紹興甲子復試外省合其格蓋距丞相之亡餘二十年矣褫褐主綿州彰明簿府州素聞其聲扳攝州學教授諸生質經諏究源委有暍日者頃之兼領州掾時茗使韓璆好氣數繩郡縣吏人人惴恐會飛語有言閬之通守某以倉庾自入

者命公訊狀通守以篚幣寄請且告公曰某願以此壽
公可乎某坐愚抵此一粒不私也公長者惟公死生之
公聞大詈曰爲吾寄聲監州汝以墨聞諸司今復欲以
墨汚我汝爲之而我仍之是以血洗血也官曹何自而
清大獄何自而解乎通守聆公言伏閣大恐公竟平反
其事卒無見冤者秩滿再調漢之德陽監稅前吏征索
甚慘賊取質責有逮馬牛者公一切與爲易行客至至
則營取有經勞勉有狀塗之人負者肩者率曰官善人

官不呵詰我曹我曹寧樂輸耳逮公至算入遂倍後邑長攘之以為已功公竟安之弗辯也以考升從政郎為綿州録事參軍益倦世故遂謝病以左宣教郎老焉覃恩轉奉議郎賜五品服初公之欲老年未七十精爽甚習於事尚有絶人者里人或勉之曰丈人生平植立良苦矣幼而學老而篤幾晩而仕仕未幾而去丈人投迹於世寧能獨髙乎且又何以見志公曰汝錯矣勿言此吾志也自吾先世世陳義咸有本末凡知止即義也競名

非義也故輕仕者為競名重仕者為知止與其使我為競名不若使我為知止吾衰矣尚奔走狂蹙而叛義也邪使簿書一有不詳鞭笞一有不下吾恐大吏玩吾於掌而纖吏唾吾於背也今所以去之決而志之揚者為是故也豈形虛願也哉自是優游怡愉退寓意於詩章清麗閑肆間則築亭於跨鼇之麓榜以四營將大考質易書躬致命之說嘗歎曰經爻日月也所從不明迺講師者汩之學士者傳之且遂晦之也去此則聖趣白矣

遂著易說二卷書未成紹興壬午七月丙辰卒年七十
有六明年十月乙酉葬於郡之布德鄉臨池里從母年
氏安人之兆也初室喻宗既醮而死遂娶于氏蓋公歲
晚百須無不順善得一意詩禮者則令夫人也二子曰
將辰曰昌辰昌辰先公卒某繼亡二女長嫁進士蘇有
功次嫁進士范仲芮孫子張子喬子年皆有學質外孫
凡七人葬得日夫人使來言曰吾素有聞於公矣謂汝
詞喜切深而欲逺紹先民而篤意寂寞者汝銘公固宜

興宗以心制多難為解夫人曰汝忘諸父謂何其尚忍
令於後沒沒乎其謹雪涕而勉繼之以銘曰
弗寧弗卹命豈其偶實則躬與胡寧敢後載燈而敷載
緒而守惟蒙之貞惟仁之茂惟銘以昭之皆公之有也

夫人負氏墓誌銘

夫人姓負負起洙泗之間魯哀季孫子亭於負因氏焉
自大夫半千仕唐行應禮義龍紀初有聞孫虔嵩者刺
簡州殉國以死子孫自旁郡家於陵至予曾伯祖安輿

安字騤第進士而三嵎之負滋大安輿者字文饒才茂異常與西州處士蘇洵明允張愈少愚通書周旋文誼當是時巴蜀學士深心翰墨者莫不共高此三人安輿後纔為屯田負外郎喪官下隆山長老共戚之謚曰文質先生至今人猶以為文也文饒生當侯當侯生之之有子男一子女二季即夫人也幼明悟即喪父姆保常占韻語投日誨之已能貫貫不亂姆拊其首曰是真文饒孫子耶惜非子男可屬宗家者不然文饒為不沒矣

既亂至笄作止有矩毋及家之人乎章曰女甚才於法
不當與凡子會眉山孫氏以名通母喜曰是故少師家
爭吾聞少師法度士其行冠冕一方其子固可女也於
是以歸書言書言為人志高亮喜傾賓客亦多慕尚者
請謝無虛門夫人理內必櫛首盥手日勅婢子奉酒炙
相屬雖風雨不憚也書言以故游道益廣及春秋有事
在廟則先事以戒細大巽如也以進既事乃敢即安蓋
嘗歎曰孫宗所以名大門者君姑典若法於今在矣屬

雖不幸子孫其謂何其敢有怠志故凡富春氏所用禮經甚嚴率為州人稱可者夫人預有勞焉先是少師多男子其行次至六書言也長兄伯敦世業至大吏後數返舍夫人執禮恭甚每跪起詣前奉之與舅等兄伯蹴踖曰汝無然為如豈當爾耶汝固謙謙自牧欲以昭吾家然非所以安吾意也屢曉譬不可而夫人禮意終不衰伯素憫夫人諸子欲以其澤為長男具奏書後亦不及也識者恫之然夫人泰若獨教諸子甚力曰詩書吾

家衣鉢也衣鉢已具是中大有樂趣何必乳下求官耶
其植志簡遠如此初書言家政既序夫人悉推嫁時服
物惟弟之歸至其所生則遂輦以來曰世謂母子異處
同安理萬無是令我怡吾心耳非有矯也所生至今尚
無恙云夫人早日尤喜西氏旁行之說每晨興誦閱數
過謂人曰是有究竟說不緣說而得則得之矣紹興二
十有六年三月十二日微疾以卒年四十有八子男女
亦八焉長曰偁次曰攸俱業儒競爽長女適濤江張湜

次陳鍔徐仲弓幼適師琮史步昌皆世家也幼者未行孫男女各一外孫多至十有六以隆興二年十一月乙酉葬於眉之眉山永壽鄉長隴之原葢東南相望少師吳蜀兩國及太安人之藏者先日倆以書言之命來告曰聞之古女具幽閒靜順貞烈之操其事皆不虛書書則有頌有議有傳漢劉向所列上者是已後世無聞焉豈有而不大其傳也歟或傳之者非其筆也吾不忍吾配沒沒於後令君躬雅言出入先漢者願書亢堂之銘

興宗曰内德之茂起於國風聲詩已形矣何獨向也彼以房闥遭先王之化琢其質而充其美其容有以及此令夫人混此世處此土何資何守而風徽至是豈以少師躬行善後典刑有自也歟抑其姓之故著不可及也是應銘銘曰

屹若眉山士豈其簡蕃蕃故家孫望則逺邈惟少師百有具宜干官流連其執輩之匪矜匪驁不淺其付藝履躬興用相厥婦婦興介止禮亦勤止弗爵而齡則究以

死元㻌披披戴鐃戴詩匪今之悲惟文饒之思兮

九華集卷二十二

宋 員興宗 撰

論語解

論語解序

萬世無弊之謂道道誠身以道之謂聖惟聖有作之謂經世非道不立道非聖不明聖非經是無以為教也故聖與道與經名之則三而復通則一嗚呼其亦可謂重哉自大道世衰聖言不作衆説互起遂使聖人之經句無

究說穿穴駁亂其去亡幾矣此非經之昧傳經者之言務為天下裂本訓與義欝欝而不伸之過也蓋六經之作夫子所以載道獨論語之作門人所以載夫子之道者世儒不學夫子則已如學之必無不該不徧以求斯道以窮夫六籍之奥未有不由此書也所謂管轄六經云者其以此哉然自漢以來老師巨儒發明大義欲究訛舛用心於此人百其說矣始以注解箋傳為不足則有訓釋義疏訓釋義疏為不足則有辯議拾遺童而習

之耄而終之其說不同其欲明經一也專門傳授習魯
章句自龔氏齊章句自王氏古文章句自張氏凡篇之
增者二字之異者四百而已其名不同而其實則一也
然而是書夫子所歷者非止一國也故言非一時指事
者非答一人也故舉非一事揆於道則其致一而已矣
而後世之耳目遑遑焉於此惑亂而不昭此何由也其
弊出於衆君子之異論支離蕩佚不究聖秘辯於前則
攻於後入於彼則出於此以是欲鳴於天下取信於後

世嗚呼其果可信矣乎雖吾亦未之信也此無他其所見也雜博故其擇也無禁不以道心明不以公心辯傳曰明明蔽其明者不見植木今物欲是非蔽其慮矧曰能窮理乎聖言猶大海也諸儒言經猶以器測海也故世以箋傳窮經而經益不可窮以尋丈測海而海亦不可測諸儒奈何其囂囂乎然則是經終不可窮耶曰奚而不可也君子以理詳之以心約之惟心之一故思之深思之深故得之精得之精故守之堅夫然後一趣於

聖意庶乎其不悖也蓋自宋興二三大儒知經之旨者亦嘗是正其繆論著其說足以反漢唐之末流而更晉魏之蠹植矣惟其能以理詳以心得故也雖然君子於此反復而擇之平心而察之君子猶有憾焉竅其詞於聖人之詞未必無合也吾其可復言乎窮其意於聖人之意未必皆合也吾其可無言乎故畧其詞之所以可又窮其意之所未可論於斯以備一家之載焉吾非好勝也好辯也有不可已也好事君子其詳之紹興壬申

九華子序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惟其時中心則縱而矩不踰也惟其無忌憚則所以縱心者乃其所以踰矩也故君子之盡道也其始求其不踰矩而後求縱心既縱心而後能不踰矩乃若老莊非不踰矩也專於縱心而已矣所謂無忌憚者也雖然孔子七十而縱心縱心何晚也

蓋夫子自謂其道十年而一加進故自志學而至縱心益老而益妙蓋其中審安之樂之而後敢縱之也豈若蒙莊之徒放蕩其心而孟浪其行也

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回於吾言非求不違也相視而莫逆於心吾求其違而不得也所謂於吾言無所不說者以此

君子不器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君子之道豈專

於形而下哉將亦上達而已矣故雖欲器之不可得
而器也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君子之學也可以思而不可以徒思惟其不明則不
思惟其徒思則思或至於難也譬若井然不能不汲
羣汲則日竭不汲則日廢也人何能使羣汲之而不
竭與不汲而不廢也歟汲之亦必有道矣蓋君子思
出於不思所思正而無邪也彼徒學而不思是井之

不汲者也是亦廢而已矣吾見殆與罔之病難乎其
免也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辭而闢之者所謂攻也攻之甚逃墨必歸於楊逃楊
必歸於儒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知之為知之此出於性之所自能也不知而為知此
強其性之所不能也故曰葢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

是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此必夫子在位之時也不然何自以施於有政答人乎或人蓋問孔子不為政於此何為也是以迹而求夫子者夫子答曰不然為政固有本孝友施於政也立政也所謂身立則政立矣豈吾身之外復有政乎彼魯之君乃以事為政而忘其身政本不治末有甚

於此時者始於桓之賊兄襄仲之奪嫡而劇於三桓之亂魯政擾擾至是豈天之禍魯矣乎抑魯亡孝友而自禍也故孔子以孝友為政者凡欲正諸魯也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神不歆非類其何祝之有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

當是時也政在季氏意必有以季氏之意而諭閔子者使為己私邑耳故閔子逆折之曰善為我辭焉冉

有為季氏聚斂附益之而不肯去閔子虛位招之而
不肯來均孔門也而賢不肖乃爾相絶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
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傳曰命仁者命其成質非語其運之變名之也故仁
之質有成名而運之遭有吉有凶夫子之歎斯人者
仁之質也亡之而有斯疾也命之遭也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趨舍之篤者衆人也衆人中役乎物則重在物賢者不以物役中則重在中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世未有與物交而不為物引者也獨篤道而静者不然内無我外無物物我既融其守全其欲寡彼其安於陋巷也猶華屋也彼其視簞瓢也猶其鼎烹也其奚不樂之有或曰回不達則不憂達則奈何曰回在陋巷既不以為憂雖達而受堯舜之天下不以為泰也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韓退之曰性之品有三吾謂性之本一也復則正湯則流未嘗有堯桀之分也其品何從而三乎然夫子復有上下中人之說是獨何也此固才高下之辨所以見其人之可否也上馬者弗可强可以語上者中人以上而已矣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司馬牛憂曰

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問君子孔子乃以不憂不懼答之及其既憂子夏則又以何患無兄弟答之是獨何歟孔子子夏知牛者畏禍淺中之人也牛宋魋之弟犁耕也以魋之故犁耕致其邑而奔齊已而奔吳牛之憂懼無能釋如此孔子告之曰汝內省而不病乎雖有魋何足憂也子

夏告之曰汝待人恭敬如同兄弟雖無[illegible]何足患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

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水之源源者浸潤之起也而江河之患至於不障病之溪溪者膚受之始也而骨髓之殆至於不治巧於譖愬者似之矣而譖愬不免於君子而君子卒不行何也曰是其中無淺暗之病也衆人之病暗為蔽淺為蔽於譖愬移人而人竟不自知者以其漸且微也

君子務明而遠則交乎一語而察矣凡蔽戒者盡故
也書云視遠惟明孰有視遠而不明乎
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
無信不立
人生而死吾知其常人而無信吾不知其可也昔者
晉大饑文公問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以信以人情
權之療饑必以食也今不言食而言信何預於救饑
箕鄭之辭不已迂乎蓋鄭之意為饑之甚則晉國要

其有死者若無信則遂無以為國也此孔子去食存信之義也

行之以忠

此謂忠恕之忠也孔子曰師也過所謂過者意子張喜為絶物之行也歟為政而絶物則必有不忠者矣如以忠行之則為政之仁莫大於是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韓退之所謂某能是是足矣以為良人善人矣君子

成人之美如此某能是其人不足稱也某能是其智不足稱也小人敗人之美如此

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言之不怍則行之也難故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不然其怍也

九華集卷二十三

老子解畧

宋 員興宗 撰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者無狀之狀也人欲狀之則過矣故無名者天地之始也自然者至矣極矣蓋未始有夫物也俄而有物矣有物則可命也雖然有物則可命之以有未可命以衆有也故有名則為萬

物之母也

不尚賢使民不爭

賢者國之器也如不用賢大則削小則弱不用斯可乎曰烏可哉聖人能以賢治天下不能貴天下以賢能以賢治天下是以用賢不能貴天下以賢是以不尚賢也蓋尚者爭之端偽之首也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故不貴難得之貨我好靜而民

自朴故民不為盜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一三未肇則猶有一而未形者吾不知誰之子也物
生有象吾因而象之帝出乎震吾因而帝之而其始
也蕩蕩默默吾無能名焉字之曰道強名曰大而已
矣
多言數窮
言之贅則言之不時也矣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是

以不窮也

天長地久

天地雖大而未離於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子之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矣

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或曰天地不自生孰生天地耶意者其誕也歟曰此予老子之妙也蓋自託云爾人之生也以生生之厚

也故卒累於生彼無生之累則不自生矣此不亡之道也葢有託云耳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聖人之寓我也寓我於物寓於物則無境無境則無心至於無心矣不知物為我乎我為物也此之謂無我夫無我則忘身之至也忘身無欲無門無毒何患之萹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夫回之得使而實自回則猶有身也今未

始有回回遺其身矣故人不堪其憂則回也不改其
樂此之謂無患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見吾之所見則衆人之所見也離婁之見則必視於
衆人所不見者也而其見可蓋乎此之謂夷聞吾之
所聞則衆人之所聞也師曠子之聞則必聽衆人之
所不聞者也其聞可一乎此之謂希衆人競力於搏
烏獲無攫焉烏獲以搏之而實無得也此真搏者也

此之謂微故道無可聞也無可見也無可執捉也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摶之不得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所謂士則事道者也微者道之心也妙者微之極也玄者妙之門也通者玄之用也其來無旁其去無迹退藏於密蓋知矣故不可識

容乃公

無所不容則融彼我彼我內融安得而私乎

荒兮其未央哉

方其隅而央其中也吾道至大故無門無旁則四達之皇皇何必央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衆人蓋味太牢矣非味味於無味也遊於春臺矣非遊於至遊也是故其卒無味其終不遊以其知至味至遊也真人之實其腹者淡乎其無味真人之遊無方者視之不可見者也

曲則全

木之拳然其末枵然不為匠之所材不為野人之所薪則終其天年而已矣曲則全之效也莊子曰直木先伐

枉則直

嫂溺而援斯枉乎曰直也所謂枉而直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斯直乎曰枉也所謂直而枉也

窪則盈

惟其窪也注焉則滿
敝則新
剥而復次之蠱而臨次之坎而離次之蹇而解繼之
既濟而未濟終之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豈惟是哉日盈則昃月滿則虧陵遷而谷土竭而水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或曰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君子故可救矣小人如之

何而可也曰非謂是也以聖望人衆人也以人望人
聖人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譬諸草木區以别矣故
救君子君子學道而愛人救小人小人學道而易使
也此之謂無棄人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經曰天下之交天下之牝其交也歸斯受之而已矣
故謂之谿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湯武之事是已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古之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則不足以取天下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

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好殺者不祥之事也持凶器行逆德試其不祥之事有道者不處也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孟子曰馬用戰

其事好還

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不失其所者久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不遷怒不貳過終日不違不失其所矣若夫三月不違仁何其久也

死而不亡者壽

物壯則老老於不道者也吾師乎吾師乎長於萬古

而不為壽豈其死矣乎曰雖死矣有以不亡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用之無不可故可左右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過客之止以其餌也道淡乎其無味過客何利焉故

味乎無味者真人之獨也

柔弱勝剛強

惟天下之柔足以馳騁天下之至剛常樅將老謂其徒曰吾舌在乎曰在齒在乎曰亡矣曰齒以剛故亡舌以柔故存柔弱勝剛強之效也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傳曰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式而埶之王名虧矣故王者以其器而示人則人并與其器而盜之器盜則名移無國而不可亡也故居齊者聞齊之有田氏不聞其有王也居秦者聞秦之有穰侯不聞其有

王也此以利器示人之罪也易曰喪其資斧此之謂也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蹶

一之義難知也一之時義大矣哉聖人之至於斯也

吾不得而知也今以意窮之則一之義其猶水乎水
實無分於東西而水未嘗不分於東西也一雖非欲
以致用而致用未嘗非一也水之導也浩浩湯湯激
而四出由是而為江為河為海放而為溝為瀆也而
水之不異焉則一之效也君子之欲致夫一也修身
焉所以窮理也窮理焉所以盡性也盡性者誠之至
誠之至則一之至矣致一則萬物未始不得而一也
傳曰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聖人於此必有以貫之

矣是則窮致一之用者也致一之用則天下無一之不知不能致一則天下無一之或知得之冥冥用之昭昭以此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説知鬼神之情狀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嗚呼斯豈外鑠之所為哉君子知夫一之大也不容言也陰陽未分謂之一道之始生謂之一是皆不可以一名也聖人姑寄之一於此盡乎萬化之用也故天得之而清地得之而寧神得之而靈谷得之而盈萬物得之而生侯王得之為天

下貞以其致一也不如是則或裂或發或歇或滅或
蹶子思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明之
始非異器子思中有以一之非外鑠者也仲尼曰吾
一以貫之夫子有以貫之者皆難言者也經曰抱一
為天下式彼一之所謂抱者不隨世而遷者也嗚呼
原孔老自得之始豈亦流同而源異者乎然諸儒緣
其波流則指孔老之為異孔老之本異乎不異然老
氏專以形言者也孔氏專以器言者也孔氏自器而

達形卒入乎形老氏自形而達器欲不囿於器此孔老終始致一之辨也傳曰通於一萬物畢彼諸儒於此何知焉

反者道之動

誠乎道則虛虛則明明則神神者妙萬物而為用也反身而誠誠乎吾道也所謂動之至者也莊子曰精之又精反以相天此之謂也

弱者道之用

剛强者死之徒也死之徒豈預聞大道哉故不弱不足以用道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通乎物之所造道有無者也始也無有也俄而有氣有氣也而又有形形變而有生也生變而有物也是四時之相禪也吾能反道之動弱而用道矣則忘物也忘物則無生也無生則無形與氣也故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明道若昧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此無狀之狀也故若昧

進道若退

衆人以進為退孟子謂其進銳其退速是也顔淵以退為進孔子謂終日不違如愚是也

夷道若類

莊子謂以不平平其平也平故若類

上德若谷

谷得一以盈聖人得一即至德之德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穀梁子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三合然後生所謂三合曰陰曰陽曰沖氣也一三五七則抱陽二四六八則負陰不五則四不具矣不十則九不立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蓋五用事脾得五以和衆腑音得五以和衆樂味得五以和衆物沖氣系焉是以和也故萬

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得與亡孰病

衆人曰是為得也是為亡也真人曰亡亦得也得亦亡也是無損益於得也得與亡孰病

多藏必厚亡

孟子曰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為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

學可學也不可致道可致也不可學夫不可致則人亦不知誰何矣莫若自反而縮也自反而縮故日損損之又損則縮之至也如是以至於無爲蓋至於無爲致其所自致也然後無思也無爲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所謂無爲而無不爲者歟

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寒暑冬夏之積者也人之論夏者則曰曷為暑之之暴也論冬者則曰曷為寒之之冽也不思夫之寒之暑也迭為無用而之有用乃其所以為大冬大夏也故居寒暑於有用不足以為冬夏取天下於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人之役物物謂之然也故然於然莊子曰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此必有以奪諸外矣故有以不然也雖

然物固有所然固有所可物不膠我則我有以齊物也我有以齊物則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道者萬物之母也德者道之光也物者德之器也勢者物之理也其母可以生其光可以養其器可以形其理可以成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莊子曰有始也有未始有者也未始者無名也天下有始矣斯有名也經曰有名萬物之母也故天下始以為天下母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母失其子子失其母則世道喪矣世道喪如之何其反也故我獨異於人哉吾貴求食於母

沒身不殆

知子毋斯足矣沒身不殆何謂也以其無死地也

塞其兊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兊濟其事終身不救

兊悦也自外入也故真人塞之莊子謂開天之天不開人之天則欲塞其兊閉其門也謂開人之天不開天之天則開其兊濟其事也開天者徳生故終身不勤開人者賊生故終身不救

見小曰明

紂為象箸箕子懼楚不設醴穆生乃去趙殺鳴犢仲
尼不遇故曰見小曰明

守柔曰强

湯囚夏臺夏桀蹶文囚羑里商氏滅句踐洗馬於吳
十世有越故曰守柔曰强

子孫以祭祀不輟

劉子政曰君子留精神則吉祥及子孫矣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

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記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今善建善抱則正心者也故修之身其德乃真齊其家其德乃餘修其鄉以治其國其德乃豐卒明明德於天下其德乃普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神內靜則天和固天和固則蓧緣虛是純氣之守也

故曰含徳之厚比於赤子經曰能如嬰兒乎莊子曰
能兒子乎皆此之謂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玃鳥不摶

蓧縁虛則動靜神矣動靜有神變化有常萬物御矣
嗚呼是非神之所為乎故兒無所用其角則所謂毒
蟲不螫也虎無所措其爪所謂猛獸不據者也人獸
不亂羣所謂玃鳥不摶者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

魚欲安於釜治欲安於國魚數撓於釜則無全魚治
數撓於下則無治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道莅天下則民皆知天樂也莊子曰民知天樂者故
無人非無人無鬼責也是以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傳曰民神之主也神依人而行者也人安職則彼依
而行矣傷其主者未之有也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解老曰民犯法之謂民傷上上刑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上不任刑謂之上不傷民猶鬼之不厲乎民之不暴乎鬼也兩者皆無心矣此盛德之事也故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

大國者下流

水無不下此江海所以為百谷王也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老氏之所以救物也
矯世而言之也故曰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昭昭也有倫也吾不
及辯矣由辯之不早辯也天下之難事必兆於易天
下之大事必兆於細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

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
而不厭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與之争
人亦持其說我亦持吾說非說之不敢說不勝敵也
故吾寧去吾說以全其說夫去吾說而全其說者此
吾有以來天下之說也天下樂推且不厭矣雖吾行
亦猶是也管子曰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
人未有不得人者也此之謂也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

經曰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此其似不肖聖人於此何得焉得其似不肖也故辯之不必惠博之不必智用之則不既彼何人哉彼何人哉則傳所謂媒媒晦晦無心而難與謀者也

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道無形故無肖肖則囿於形矣非所以囿形也不亦小哉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

先

此德經之別老氏之所躬行也慈之實仁德是已儉之實晦德是已不敢為天下先之實謙德是已

夫慈故能勇

有不忍人之政者文王之慈也王赫斯怒則卒對于天下故曰仁者必有勇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天下大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我無為而不役役於

是器故能為長器所謂後其身而身先也

善勝敵者不爭

易之師曰地中有水師師以衆正者也盖水利萬物而不爭勝敵之利善之善者也

善用人者為之下

孟子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何敢與之齒也故湯臣伊尹文王臣望武臣周公桓臣管仲善雖為之下而受命焉蓋不屑也其在後世

莫非君也而不能用臣莫非臣也而不為君用此無他君好臣具所受命而不好臣具所以受命也

是謂不爭之德

傳曰爭者事之末也故天道不爭而善勝聖道無為而不爭今謂之德者出道則入德故也

是謂用人之力

我無為而用天下天下孰為我用哉由用人之力也

是謂配天古之極

堯問許由齧缺可配天乎曰彼方尊知而火馳彼方且為緒彼方且與物化夫何足以配天乎然則不競不爭而善用人以是配天則至矣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

不敢為主而為客毋乃太懦乎曰是何言也君子惟能下人也是以見下於人此其在易之師乎師之六三或輿尸凶以陰乘陽剛之罪也進無所成罪不當也為主不為客之過也師之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

咎以柔位剛不敢唱也往即獲禽有攸利也為客不為主之義也然則用兵為主之害如此哉故曰吾不敢

攘無臂
必有忍其乃有濟

扔無敵
夫惟不爭天下莫與爭能天下莫與爭功

執無兵

無兵則無伐也奚其戰曰太上戰無為帝戰德王戰
義何執兵之有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者幾喪吾寶
兵者不祥之器也觀則玩玩則驕驕則無振故禍莫
大於輕敵無振則敗敗則弱弱則亂亡仍之故輕敵
者幾喪吾寶
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仁者有不忍人之心非嗜殺也以殺止殺也故抗兵

相加語人曰我善為陣我善為戰大罪也則哀者勝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大道甚夷夷之為言易之之辭也故道者甚夷之物而至簡之器也夷則易知簡則易行故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凡夫婦之愚可與知焉夫婦之不肖可與行焉其始卓然其卒溘然非夫婦之過也民之迷其日已久故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也

聖人觀於神而不累也出於衆而不謀也故心聽於
氣氣聽於神神聽於道其出也其入也不得而知也
此其為真知也彼不知之是以不吾知也雖然彼不
吾知吾何病馬莊子曰謂我為馬吾亦與之為馬謂
我為牛吾亦與之為牛也彼其知我耶其不知耶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文豹之鞹其文炳也膚士之言其文蔚也其文蔚故
世無全士其鞹炳故野無完豹吾有悲乎爾也二者

何為而免乎曰岌岌乎殆哉其文為之災也故聖人龍見而尸居掃影而去跡其不欲見賢耶是謂被褐懷玉

知不知尚矣

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暴虎馮河勇於敢者也死而無悔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不立乎巖墻之下勇於不敢者也恐傷其正命

則足以活其身而已矣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老氏之歎蓋歎時也上失其道則尚權謀尚權謀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民無聊而輕犯法故誅死者相枕也何自而畏死去權謀則無督責無督責則貴清淨貴清淨則民自定而無刑可犯矣而況死乎

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民畏死矣而有為奇者此欲振奇於民且亂民也然

則奇之亂民亦莠之亂苗者歟故去莠則苗蕃去奇則民靖吾執而殺之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饑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君子去其一而用其二則民有殍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反是則暴君汚吏之罪也或老弱轉乎溝壑則民輕死壯者散而之四方則民輕徙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至德之世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

莊子曰萬物羣生連屬其鄉故鄰國相望禽獸成羣故雞犬之音相聞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道無問問無應善者不辯也無問問之是無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故辯者不善也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録監生臣卞爾巖
謄録貢生臣劉錫珪